

差駢列，下爲蓮座，座下有浮雲托住，表示如來凌空飛行之狀。此種題材在中國織品及彫刻繪畫上最愛採用。如漢唐人畫神仙多如此。這是由於漢民族傳說中滋生出來的。不僅在面部上，綫條上，表示有唐人作風，而在題材上亦參雜漢族的傳說。因此，此洞壁畫可能有唐代藝術家參加描繪。在龜茲有中國僧人在此出家，行大乘教法，已見慧超行記。在第八世紀初期，慧超自疏勒還，經龜茲稱其國佛教云：「此龜茲國足寺足僧，行小乘法。……漢僧行大乘法」。慧超過龜茲，在開元十五年，庫木土拉佛洞中題記有惠超題名，不知與慧超是否爲一人。同時在洞中覓出陶片一塊，上寫漢文「法誠」二字。又在一隣洞中，掘現漢文殘卷，一面寫法華經，一面寫文書，以遺物及壁畫參合來看，此洞必是漢人作住持。法誠或即住持僧之名。則壁畫用唐代傳統畫風，乃極自然之事。同時余等在克子爾佛洞中覓出天寶十三載題識，又在庫木土拉覓出大順五年題識（公元八九四年），則在九世紀之末，此寺尚存，故此畫應在大順以前，或爲八世紀後半期至九世紀所繪也。

### （二） 繪畫及洞壁刻畫

#### 一二、 絹畫殘片（圖版貳陸、貳柒，圖33、34）

圖33 絹畫人像殘片，出沙雅西北納哈米沁舊城中，皆爲碎片，不能觀察出一較完整之形像。但其作風均用墨綫描繪，在右邊可認出爲一側面人像，頭部輪廓及眉、眼、鼻尙清晰可辨，胸肩一部分稍存，餘均殘缺。若干碎片中有台座及柱礎等痕迹，可能是與佛教有關之畫片。面部豐盈，細眼高眉，極類唐代畫人像風格。

圖34 亦爲絹畫人像殘片，與圖33同地出土，作風亦與上圖同。右邊亦似爲一人像，頭髮作髻，面向右，兩手拱立，類似一童子像，但甚模糊，眉眼俱不清晰。其作風亦用墨綫勾描，與圖33同。在其旁碎片中，有一蓮坐殘畫，可能爲佛教中畫片，殘缺過甚，無法推測其完整形像也。

#### 一三、 紙本墨畫殘片（圖版貳柒，圖35）

圖35 紙本墨畫殘片，出焉耆明屋大廟中，與泥塑像同時出土。高一四·三，寬七厘米。左邊稍殘缺，麻紙。所繪岩石花草均用墨色勾描，在右邊岩石上，似立一樵夫，肩荷柴草。下繪一鳥，立于石旁，作撒翅狀。腹及尾均染紅色，東邊岩石及花草，亦用紅色點染。構圖及用筆，完全同于宋元人山水畫法。此畫出于明屋佛洞，與「建中通寶」銅錢同出土。由是知此畫爲八世紀末期或九世紀遺物。

#### 一四、 木版畫像殘件（圖版貳捌，圖36、37）